漁墅類稿

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漁墅類稿卷十

賀資宗除禮部

宋 陳元晉 撰

某官申拜宸綸司持節制令名高選未盡醇撫字之勞

來樂郡爰發奇書蒼清之啓□三輔咸推善政令輿情

且移傳檄使才翔躍欣□恭惟某官英資霜潔粹

負春舍日夕魚設備方豈之今閒慈祥豈弟有卓魯之

賢風顧惟大雅之不羣盖自教忠之有本早騰虎牓殆多韋布之勤修並秀棣華率洗膏粱之娭習卓爾典則標于本支宜夾輔以居中奚詳試于更任第較扶風之分守粤由嘉定而逮今求昔循良罕可擬數貪黷深嗟于漁取變更或甚于絲棼更有摸稜受成刻木未有獨運于方寸初無借助于毫絲孚人心于不言成雅化于無跡瘠區衍裕弊端抉疏律已氷清私帑時聞捐散接人春煦公庭不廢將迎至于旌表里社之賢彰施俎豆

之事綺寮絢其水立傑閣甍而雲齊役匪勞民成自不日過者誇詫頌聲上騰比于考最之登已擬乘軺之寄人傒峻陟若旱望霓帝渥遞加班恩浹日既倚重以董瑶籍復示崇而叅憲曹遷屬樞庭眷隆寀近寓直邃宇式表清華允極褒崇乃勞澄察備諳州縣斷無期會之煎熬稔識實寮自弗賢否之倒置竦欣善類頓讋鄙夫彈冠喜動于金蘭傷弓驚落其匕筯佇使屬部化為廉才自然澤被于八州抑見訟消于兩路號福星而救彫

弊甦活疲民調元化而致雍熙行歸穆緈某獨學友古
分甘背時投誠君子之門似人是喜抗塵流俗之列吠
雪何多然金雖百煉不改其剛而根到九泉豈逾斯直
已安寥寂定不依阿惟竦聞英蕩之除如蟄動泥蟠之
下慨陳嘉語為薦頌言曾受滕壓又見新榮于際會嘗
留烏幕或旌舊筆于評談

賀趙大使尚書啟

命陟文昌班髙武部淮清海晏既寛旰食之憂業廣功

崇獨長夏官之職五兵托重千里折衝恭惟某官才氣
軼羣聲華照世久當方面凜然草木之威名簡在上心
展也棟梁之才具蠢兹羣類忘我厚恩所守匪親化爲
豺狼輒興亂略無禮於君逐如鳥雀孰濟時艱惟斷乃
成爽邦由哲甲可乙否獨贊決於九重卯命辰行乃盡
護於諸將屈兹羣武殲厥渠魁烝徒出闘艦之奇氣吞
魏衆勇士助臨衝之勢力拔崇墉迄成不世之勲坐弭
積年之患尚書天之喉舌實總事機祈父王之爪牙正

專戎務亟升星履就賁參旗是開大任之權輿未足小酬於勞効牙幢茸纛嵩入覲於嚴宸衮衣繡裳佇均班於揆路某欣聞除日倍激歡顔功著維城未詫呂温江夏之贊謀推督戰擬作韓愈淮西之碑

賀高中書帥湖南啟

一札疏榮十連作牧清都延閣仰文昌八座之尊茸纛牙幢鎮洞庭九州之大前茅戾只全楚歡然恭惟某官識貫千秋眼空四海聰明精鋭淨氷雪而走雷霆翰墨

詞章引星辰而決河漢伯仲無慚於伊呂廟堂宜集於
夔龍顧安十年抱節之貞不羨羣飛刺天之銳兵交蜀
道公獨効睢陽之守城名列漢庭人莫識平原之何狀
趣登郎省借重使軺遄邅螭坳載筆之班亟展鳳閣演
綸之手丞相之督軍事方思遠撫於中原舍人之贊兵
機欲纘武功於采石籌惟決勝黼扆簡知鼎來暮召之
音復長春卿之位能典朕禮殫日月獻納之忠其代予
言助風雷鼓舞之令復以禮樂詩書之選任茲蕃宣屏

翰之權先聲所臨衆望惟允長沙萬五千户已多襦袴之謡祝融七十二峯頓增巖石之重著忠甲令作輔辰垍某鹿鹿儒酸狙狙志苦早參諸老妄有意於驅馳晚識少公辱過為之題品一寒為累萬卷不神揭來佐牧之罔功自信投閑之乃分會且歸矣尚牽燕語之留止或尼之偶玷烏羅之致疇昔切登門之願迺令叨巢幙之榮然法有隨司之丈恐例當解職以去尚欲下望塵之拜庶幾愜為御之懷冀北之野無留良何幸獲逢乎

清鑒湖南之門不輕接自憐伏處之無奇

賀眞舍人啟 德秀

恭審課最州麾命分帥鉞四郊多壘根本繫大江之西十國為連藩屏倚眞儒之重高牙戾止交口欣然矧平生翹首于龍門不自意庇身于燕廈其為獨喜尤倍羣瞻恭惟某官氣塞兩間名高九牧立朝大節蓋已蓋英俊之並遊學道夙心誠以安社稷而為悅曩敵情之叵測紛肉食之偷安誰念春秋大一統之經獨主漢賊不

兩立之義好辯者豈予得已不知者謂我何求遠猷竟
格于羣言遺患乃至于今日汲黯不去必寢淮南之謀
吐蕃既來始驗柳渾之識薦外庸之揚歷多行事之著
明青社活人愛民即所以體國潢池平盜應變寧減于
守文合入賛于帷籌尚屈臨于閫制十州將吏聽鼓角
以趨風千里湖山望旌麾而吐氣然當世之憂未艾而
吾黨之望焉依代不數人是應任天下之重天若祐宋
寧不速我公之歸某副墨寒儒勾朱冗役生無它嗜惟

有強附善類之心事與願違獨抱未見君子之嘆悵一官之似縛思萬物以皆塵幸元戎十乘之來與屬吏一人之數顧受容之伊始非修敬之敢稽亦聆大府約束之新不責小夫竿牘之末急求民隱皆許言陳因欲殫千慮之愚故少緩尺箋之敬假一事至滕閣安得奮飛持辦香為南豐滿斷與潔

賀董正言居誼啟

錫命龍墀拾遺騎省曉趨丹陛風生對仗之諫書夜想

玉珂露奏棊垣之封事縉紳倚重廟社增榮惟解絃更
化以來已三年矣在當宁求言之切如一日然不勝衆
目之睽睽未見匪躬之蹇蹇誰如朝鳳大似寒蟬國勢
莫尊誾者羣妖之舞夜人材寖落蕭然萬卉之經秋由
元氣之未充故沈痾之難起必有正色弼違之士乃揚
犯顏敢諫之聲誰者易堯君其重趙恭惟某官積中德
粹方外義剛學廣聞多漢純儒之素業氣和節勁晉良
吏之高風久州縣之斜飛合雲霄之直上人方奔逮化

之徑作夢清都公獨崇難進之風請行炎嶺無心物競
有欲王留朝廷已知弱翁相國果追韓信兹司左闕簿
主曲臺卷天禄呑石渠讀異書於未見刻玉板藏金匱
成信史於不刋居無何揚歷之新遽如許騫騰之速將
降天之大任豈累日於小官芝檢庭揚蒲規地峻可速
則速當今搢我誰哉當言必言以時考之可矣彼謂聖
朝無闕事匪說攸聞吾知天子有諍臣如尊有勇上有
惟木從繩之美下無以水投石之難慷慨引裾從容補

衮使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毋愛乎言將諫官得以言宰相得以行不負所學其辱知惟舊别德方新敘聞除目之頒倍激歡顔之動斐然賛喜持此願忠動風采於朝端敢効君謨功名之祝伸辭説於闕下佇占陽城骨鯁之言

謝陳工部特薦啟

太守不可私干偶辱教知之厚短簿能令公喜遽如論薦之榮輒牽懐惠之情敬布歸恩之悃伏念某性徒是

古學不前人尋墜緒之茫茫耽書成癖踵常途之役役嗜事尤癡萬間忻庇於歡顏一見遂蒙於俛視俯念互鄉之潔俾陪丈席之趨坐程子之春風挹濂溪之霽月幸獲觀道德於前後奚敢計班資之崇卑仁者達人更欲振孤寒之進喜而溢美乃驟加題品之言載味衮褒殆深帛煖然而俗吏簿書之瑣瑣曾無曉暢之能小夫竿牘之平平何堪撰述之選誰欺鑒裁忽誤吹噓顧推薦之甚懸撫跡膚而增惕茲蓋伏遇某官天之君子王

之藎臣豪踞上牀意獨行於湖海禮勤下榻士顧附於門牆方為夾袋之儲不鄙縫掖之賤小草素存於遠志甚愜初心朽株弗奪於先容是繇定力故令弱植亦畀明揚某敢不力尊所聞求識其大其行已若有愧於道何以文為雖無報而不辱其門請從今始

謝張漕舉文華科啓

績文自樂何能織雲錦之裳飛刻過褒駭忽被春秋之衮澹無言於桃李歘下采於菲葑所謂異知合申私謝

伏念某耽書成癖嗜古作妍結柳送窮仍覺語言之無味剖爪乞巧不堪豪傑之詭呈空懷韓愈之大慚誰識孟嘉之小異猥辱誦於百寮之上句豈真佳借賞音于一顧之餘價俄可倍居然穿縞之末成此合尖之圖既已使小人之屬饜猶獨出大鈞之坱扎慨然科薦辱以名聞非筆扛百斛之龍文曷名雄健非學探九淵之驪頷奚有本原何者妄膺得此褒拂雖云畫餅曾無益於饑腸如入寶山亦不至於素手方倚品題之重勉留久

遠之名茲蓋伏遇某官學問横渠之傳宦游濂溪之舊言語妙天下合置之白玉之堂財用濟中興姑攬彼青緑之轡不以已長而絶物每思國計以儲才凡平時夾袋之藏皆異日翹材之選遂容謦欬亦預吹噓某敢不益新未能立乎其大去陳言誇末俗肯自弊於精神有餘力則學文當反思於忠信

謝留經略辟增城丞啟

妄意南轅竟入需頭之奏委身壯道俛從摘尾之書人

言再轉之無竒自喜一陶之有望思勤委曲感激輪囷
如僕妾庸荷公知愛雖他材之苦短徒此念之好修義
有當從亦曰放麑之弗忍人誰無怒不知及蟹之何辜
豈今吾非復故吾故知我轉而罪我喧喧多口甚太行
灎澦之可驚耿耿寸心對后土皇天而無愧不疑之金
既出相如之璧偶全翻思與石鬬兮差似得水活爾可
仕可止已無它妄想之心不進不休乃勇出相援之手
羅致河陽之幕吹揚閶闔之餞謂泛水而依芙蓉非汝

所及若循除而哦松竹乃分之宜假此棲遲與之料理期後五日必授把下之書獨有二天果隷兾州之部念幸會夤緣之巧殆胚胎成就之機載惟蟣虱之微官安得蚍蜉之寸援有巨眼為之鑒裁將終身恃以躋攀儻令著主之衣裳未免扣人之門户以此謂之知己恐亦難乎許身重念么微既蒙採録若為稱塞惟國士遇之國士報之迄用生成則執事事也執事責也矧久矣弟子趨承之日而惕然父母喜懼之年力足為勇足施幸

事機之適至月斯征歳斯邁恐召璽之鼎來早借齒牙之言庶全頂踵之賜因輸謝悃併冩顒私恭惟某官明允而篤誠精微而廣大納納容人之量靡汚疾之或遺孳孳貪賢之心猶饑渴之不厭凡今日西賔之列皆他時東閣之儲親故疇依所期祐甫之相寮屬何待要附晉公之登是應踸踔之蹤有累坱圠之造嘗見我有此容否自愧所蒙顒從事子他日兮有言斯瀆

回程虎卿勞還啟

輕違芝宇久作桂炊白雪陽春良渴啟子之論碧雲日暮能無知我之心惠然華衮之褒厚甚綈袍之戀共惟程君足下詩書門戶文字生涯騰茂蜚英合是離塵之鶚隨羣逐隊猶為泛水之鳧第慚倚玉之蒹葭迺獲托根于桃李春風步屧夜雨對牀相期堅道德之初心不但較文章之小技每懲俗薄無復友端於當面對面之間有飜手覆手之異反眼若不相識爭說耳餘沒齒而無怨言安得管鮑古人往矣夫子勉哉偶不同蘭菊之

時正欲耐松栢之節以劉蕡而未第我輩何顏如雍齒
而且侯吾屬奚患公當後發而先至事固小屈而大伸
致身甲乙之科着力丙丁之部某一科不補五技而窮
射策無奇尾僅容于附驥讀律有靦足大類于畫蛇何
取拾青乃勤尺素想捧檄為吾親而喜故寄書見故人
之情惟感悚之萬千莫敷宣于四六鬱乎衷曲儲以面
陳

回張司法啟

鄉社差池悵未識紫芝之宇官曹邂逅幸相逢黄木之
灣欣一面之有期祓雙鱗而起敬恭惟某官琮璜温潤
韶濩深醇才華四十年藉甚諸公之譽扶揺九萬里胡
然一第之遲合儕衮衮臺省之登顧屑栖栖曹掾之役
羊城地大犴獄事叢明啟刑書端欲助畫衣之化不有
君子疇能持丹筆之平斟量青災肆赦之文澗署柱後
惠文之議以六經而濟三尺吾道非耶總七略而較羣
書先生升矣某魚魚再轉鹿鹿一寒自知芸人舍已之

非敢冀異事同寮之庇偶然聚首真成虎鼠之同宮幸甚得朋豈止龜魚之蔭及於所厚者能勿誨乎論江西共派之詩願相從於閒暇侈河南同官之記儻有幸以牽聯

回鄭司法啟

簿領甲栖暫攝丞於臺幙參軍俊逸行望拜於車塵以平生切景仰之懷而一旦有趨承之會或者念草木之味許其托桃李之根宜亟修辭反先枉教恭惟某官胸蟠

萬古筆落九天絳帳諸生多雲霄之直上丹墀一第獨州縣之徒勞豈恥隨衮衮之登故寧作棲棲之掾民曰太守君之故人川泳雲飛想主賓之胥樂春生秋殺知田里之無冤騎氣鼎來虎城相慶以六經而濟三尺吾道非耶輯七畧以總羣書先生升矣某短檠有味矮屋無營泛緑依紅自覺代庖之僭出朱入墨只堪祭竈之卑行求反於枳棲幸及贍於芝宇苟陳聚會倘同氣之相求鄭杜褀期顧異書之可見

回交代楊鹽幹啟

越俎非才懐哉解去盍簪有喜賢者鼎來論材方愧于
盧前執訊更慙于孟後亟裁咫劄敬肅先驅恭惟某官
蘭茁其芽槐根之並詩書渠雪夫襦袴植立自高文章
繅藉于琮璜蘊藏尤粹頃者鳴琴之課最紛其推轂之
味言闊歲月于素冠既終禮制藺雲霄之華轂乃展英
猷不鄙飛鳶跕跕之州來作振鷺雝雝之客熬波出素
古資邦計之饒泛水依紅今倚賓筵之重暫幙中之羅

致佇海上之扶摇某再轉而南一寒所迫陪油幢之談笑假鎈幙之攝承既竭吾才此非子坐困久夢陶園之菊行將及齊成之人願疾其驅一見乃去偶成聚會獲盡窺兄弟之二難强附交承儻許托子孫之百世

回范宰午之謝修橋啟范以酒課之羡爲橋費

鄭子産輿梁之成人不病於涉矣蘇司業酒錢之與力何有於我哉鼎來撝藻之詞益重負芒之愧竊以編竹活蟻前輩有大隂功架木排龍長者號殊勝事况有學

道愛人之志能推博施濟衆之仁不吝方兄無錙銖之
自利雖非巧婦造飫飥以奚難公雖不有其功民則知
恩之自令尹清矣輿人誦之恭惟某官雅量鎮浮宏才
利涉相如之家蜀郡莫窺題柱之心期萊公之令巴東
已聳橫舟之物望民溺負納溝之恥錢流絕潤屋之私
確然精衛填海之誠倏爾烏鵲成橋之巧使黔首蒙被
無窮之利而題額牽聯不肖之名不傷財不害民汔可
集事若濟川若作醴信是當才某不成報章更幾終惠

剖竹而作修綆庶無風雨之漂揺貫鐵而爲連環亦免波濤之震撼雖一日之居必葺庶十年之計可成

回石知縣啟

共飲玻璃江偶同王事贈我錦繡段載篤交情先施仰佩於謙鳴不敏秖增於震悚恭惟某官麋瓊粟腹珮璐潤身豈無他人誰似韶華之秀所謂故國豈非喬木之存盍生風臺閣之聯乃讀書山水之縣似聞三異已見一同百里驥足之淹暫武城之寄徑千仞鳳輝之覽佇

文石之來儀某祭竈甚安代庖何味三年苟勉逝將下
吴會之輕舟兩地相望安得共江東之罇酒

回高安趙知縣啟

榮分蒲壁出宰花封君子絃歌素篤小人之愛田翁泥
飲知多新尹之誇賀上維殷積中多愧恭惟某官身端
行治實大聲宏讀三萬軸之牙籤本本洽聞之學奏五
十絃之錦瑟洋洋正始之音能大其官所居而治合結
周行之綬猶莪漢令之冠遠想下車懽迎滿轍瞻言百

里乃隆準之子孫獨有二天慰高安之父老姑繞蟻封而試馬豈爊牛鼎以烹鷄某逐祿枳棲贅員蓮泛之近趨使斧謾供竿牘於小夫誰誤聽衡謂列軺車之上佐告者過也拜而受之然因貽翰之欝然所願定交於賢者木李之報瓊玖期以方來金薤之垂琳瑯榮於藏去

回林縣尉啟

越俎終更已問征夫之前路抗旌未至暫爲君子之同寮倘一識以爲榮合三熏而起敬恭惟某官秉珠照夜

衡玉懸秋呑天祿卷石渠胸次負涵之至厚謝朝華啟
夕秀筆端舒發之多奇自題千佛之姓名合展三神之
步武暫學南昌之隱且另東野之詩彩棒此來綠林斯
靖花村之無犬吠是即民庸雲路之觀鵬翔必遄王覲
某及瓜而代來擔即行不願萬戶侯雖恨識風流之晚
何時一樽酒猶能從文字之盟

回史貢元啟

敲門有客燦然銜袖之文索居無朋幸甚盍簪之喜獲

親三益仍佩一謙恭惟某官古貌古心清門清德濯蜀江之錦巧肖淵雲繫湘水之舟神交屈賈夷猶絳帳盤礴鈴齋應無彈鋏之歌漫續登樓之賦白壁胡爲而投暗黄金顧忍於擲虛朋來不亦樂乎僕未見可師者言浮物也力濬大川三百之源子何人哉豈隋坠汚瀆尋常之趣某本乏擢胃鉥心之作虛得揚箕挹斗之名借聽於聾此言何爲至我不技而癢所有還逰以贈君

漁墅類稿卷四

宋 陳元晉 撰

書

上曾知院書 丙申三月

三月吉日具位某齋沐再拜裁書獻於知院大相公先生比者勁旅窺邊蜀漢孔棘天子命重臣開督府俾得盡護諸將敵愾折衝三軍之氣既張三邊之勢益合而邊氛斂戉突騎北歸風塵日以漸清蓋視去冬表裏迫

蹙上下皇懼之時人情大不同矣夫敵至而懼敵去而舞此人情之大患也自古智者之傾敵常出師以撓之使其疲於奔命復斂師以避之使其怠於得意或既歸而覆出或一去而未遽來彼將玩之以為常易之以為不足憂習而安焉安而利焉銷磨日月而無一日之經理也刓弊財力而無一事之堅牢也而我之運其謀者日深蓄其力者益壯一旦長驅大舉而彼乃無一可以支倉卒者則我可以得志矣敵之愚我計必出此而朝

野之間便晏然以為無事軺車遣而元戎歸羽檄稀而
歌頌起勢有必至患有必然此某所以痛心扼腕而不
能自已於言也某伏念前年之夏知院大參相公先生
拜樞庭之命某嘗執贄旅進於多士之後辱顧問而撫
存之似未忘登門之舊咸知圖報每欲效愛助之私如
周人之於仲山甫者而厥路無繇今者越在千五百里
之外誠有不恤緯之憂以為非知院大參相公之憂深
思遠以天下為已任者將誰與語此輒吐其愚為二說

以獻之材館其一曰嚴上流之備其二曰審防江之勢夫立國於東南恃長江以為重其來尚矣荆蜀上流茍有阻絶則江南不能以奠枕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使魏人臨江望洋自謂武騎千羣無所用之則孫氏之立國於吳不可謂非長江之重而曹公一破荆州則亟遣周瑜逆挫其鋒劉備一牧荆州則令諸葛瑾從備求助而又躬擐甲胄與魯肅吕蒙陸遜輩數十年間間關死鬬卒得荆州而魏不能南蜀不能東者以上流之脉絡實

通也及其哀也羊祜為晉畫策謂必籍上流勢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也卒之王濬唐彬胡奮王戎輩長驅席卷順流而下悉如祜策而吳不能國矣曩歲敵人南侵先犯蜀次犯襄陽終犯光黃識者固甚慮之幸得棄去苟覆出熟路必重吾上流之憂昨者蜀道多梗襄漢交急而朝廷特簡元臣付以重任蓋知上流之勢急矣而敵破關隘驟入

興沔繼經金洋取疾走襄郢隨復之郊飄忽震蕩雖若可畏而倏去若非有據要會控上流觀變闖機遠撫長駕之略蓋亦天誘其衷幸其出此然幸不可以數得而敵國不可以形覘天時向熱敵當北去固無他慮然敵人之多謀也變詐百出去來無常捋取之於疲憊之餘故暫至而不留薄取而無厚望正所以怠我而使不彼虞且將翫之以為常而不復為意外之防也今之短識幸安者必曰敵之破蜀而不留蜀也犯襄陽而無意於

襄漢也其志在剽掠耳夫苟其志止此則取道於淮南下為捷顧乃自蜀而入漢也耶由是觀之敵之詭謀姦計可以見矣彼知夫上流喉衿之地蓋彼之所垂涎而我之所必爭也其意若曰志未可以逞而漏其機則我之爭也必力心欲進而示之退則我之備之者必懈故前年之入蜀漢也剽掠而止耳今年之入蜀漢也亦剽掠而止耳使吾翫之為常而不疑其謀而吾所以料之者果曰敵之志不在大也其由蜀而漢亦不過就熟路

耳是真翫之以為常而不疑其謀矣上下恬嬉而無痛定懲創之圖邊徼闊踈而不為堅悍不可動之計墮軍實而長冠讎其必自此始矣敵之謀日熟吾之隙日露一旦復由故道取蜀趨漢而吾之謀者必又曰敵所至不過如前日剽掠耳萬一敵既入蜀略地四出命將以據要衝分衆東下徑犯襄漢而擁重兵以規久駐憑上流建瓴之勢以撼吾下合兩淮猗角之兵以闖前其所為謀皆出吾之所不料則上下俱危表裏交急乃追悔

於墮敵人之計中則亦無及矣然則思天幸之不可常念敵情之不可測委任沈鷙有謀之將帥分畫險阨當守之地分葺理藩籬綢繆牖戸鳩亡起懦培薄塞虛使皆有以支緩急耐鬬逐而又在廷在邊并力一心如救頭燃如塞舟漏如敵至之無日而月會歲計事事物物必要其成必惟其實其庸可緩乎夫使上流之勢屹然長城萬里之固則敵之所以窺伺我者其謀可寢所以嘗試我者其姦可破夫是之謂嚴上流之備督府之開

實在九江豈非鑒於往事而以防江為急耶夫畫江而守固若常說而亦非易事亦嘗妄論守江之三策矣精兵驍將背水迎敵有以挫敵人之銳而張吾軍之膽使彼不得飲馬江湄而我若可以摧鋒拒敵如苻堅之掃境入寇也梁益既非我有襄沔復為所破使堅順流而下晉將支吾不給而擁衆淝水顧將投馬箠以渡江謝安固已逆輕之矣從容不迫使劉牢之以北府精兵迎擊於前而謝玄以重兵殿其後一鼓之餘堅以敗走而

江北無戎馬之腥此策之上者也不能刼敵於江北而使之垂涎江滸則當擺布戰艦狎弄波濤以寡為衆以奇為正旌旗金鼓氣色精明使臨江浩歎有莫敢南視之意若其冒然一來則設伏出奇乘風縱燎飛礮揚灰橫截中流必不容其跬步進如揚林之戰臨水而陣李顯忠分布戈船以其一泊於中流而匿其二於蘆洲待其麾衆渡江則健艣並進勁弩交發而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其二十餘艘焚其巨艦又令戰艦踏車掀

舞於湍流駭浪中舳艫相啣逆折上下北人憑壘觀之莫不喪氣勢窮計迫卒不獲逞此策之中者也苟恃大江一水之隔而但於江南宿師列戍以為之防則必不能於江中沮敵人之進而使之得以及江岸吾恐長江之險我與敵共敵既得險皆有必死之志而吾江上之師貪生內顧勢不足以支矣如建炎之禍杜充之兵投戈委地不戰而潰則是縱敵及岸之失也甚者開禧防江交植鹿角羅絡江岸幾同兒戲不知使彼得涉江流

次江岸則此不過一炬頃刻之煙焰耳此策之下者也故江北之河口一當守也江中諸洲二當守也江之南諸岸口三當守也江北之口不能守則敵船得以出江矣江中之諸洲不能守則敵船得近岸矣銃兵强弩築堡立寨使有以拒敵摧鋒所以守江北之河口也密布戰艦多設伏兵使敵雖出江而不能及岸所以守江中之洲渚也若江南則不過分列兵屯多備舟檝以俟濟師得便則進如斯而已矣今上流之勢既紆江面之警

亦遠政當募江湖之驍捷以補舟師之闕程工閑暇以修戰艦之備而又措置江北之河口某所可以築城堡某所可以置水寨以遏其入江之路營度江中之洲渚某地可以出奇某地可以設伏以沮其絕江之謀大要使一旦倉卒不徒塊守江面必於江北之河口江中之洲渚應酬無乏倘淮襄有警得以盡銳向敵而無復返顧却慮岌岌於有江面之憂而分其力奪其氣則内外之畫定表裏之勢堅而後取勝之形具矣不然則邊遽

戒嚴外方應接之不暇內則怵惕而自危事出倉卒則不過牙璋四出號召郡國不教之卒糾集田野烏合之衆坐縻粟於長江以南謂之防江警報日遠則散遣解弛又復置之於度外則是自開禧以來至於今日之痼病前後同一證候也謀國者烏可不知改圖哉夫是之謂審防江之勢夫上流之備既嚴則江鄂建潤之間可以安枕而上下無俱危之憂防江之策既密則蘄黃揚楚之間雖有警報而表裏無交急之勢其利害甚明而

易見也夫兎過發矢固不及事亡羊補牢猶可為後圖
是區區憂國之小忠也不然以書生之迂闊小吏之疎
遠而僭言當世之事是真不自量矣古之謀人固有深
居沉思盤礴鬱積於中撫事會之未有處者而邂逅旁
觀一語之近或觸其機中其會足以發其紆鬱未及之
思而就其方來之功言固未易以人廢也帷籌之隙惟
知院相公先生一過目焉萬一有可以發執事之思則
某僭言之罪其庶可免乎不備

序

送袁明仲入京序

袁明仲擔簦過門若將遠役余揖而問之曰歲莫寒侵風饕雪虐子將安之明仲曰亮舊從編修右司謝先生遊今齒長矣而學不進負先生之教是懼亮將問津乎先生而上會稽探禹穴踰九嶷浮於沅湘盡覽名山大川之奇一浣心目之陋如司馬子長之所以遊者予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而取諸物者為粗子由於山見終南

嵩華之髙於水見黄河之大然猶必見歐陽公必見韓太尉而後為盡天下之觀天子之都天下人物之所萃子行矣問之在朝材優康濟中外倚重豈無號江左夷吾者乎陳義秉禮姦邪知畏豈無能使淮南寢謀者乎問之在野豈無負王佐才而獨酌新豐者乎豈無志在王室而卧雪長安者乎苟得其人則介編修而往拜之觀其道德之穹窿聽其言論之竒偉髙山仰止景行行止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其為學之益豈真口耳戔戔

之為得哉余將見子之垂橐而往捆載而歸余不敢以吴下阿蒙視子矣編修於子言莫逆試舉似馮明仲曰諾

贈易數胡一鑒序

萬物在天地間往來屈伸消息乘除皆兩也一而不兩則獨陽不陰天運息矣常夜不晝人事圮矣艮以止為德而又曰時行則行不常止也以靜為體而又曰動而不失其光明不專靜也胡一鑒為余以數起卦得艮之

四曰時止則止外體也時行則行内體也余曰不然有止則有行有静則有動二者互為之用而後造化神山之凝重而雲興焉冬之閉藏而物始焉皆艮之義也顧行而合時措之宜動而得光明之道則行非妄行動非妄動矣行而宜動而順惟知止而能静者見之不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方寸亂矣睟子眊焉行則躓動則閡又誰咎哉一鑒曰吾乃今知連山首艮而受之震其至矣乎請書此以為贈

狀

申措置南安山前事宜狀

某照得南安林峒自嘉定間羅孟二李元礪等作過以至年來時作時止狼子野心委是難以保信某被命來此幸承招撫已定之後即出約束戒飭軍縣隅總安輯調娛惟欲安靜而互相讎殺湏洞未已凡五七次已與之隨宜解釋然近者傅元一之警驟集三四千人幾致驚擾亟責縣官招誘傅元一出官且一面調兵前去南

安縣措置招捕其賊徒以傳元一既出無人為首且見南安增戍不已方爾釋散此其措置關防勢不容緩須至畫一開具項下

一峒民作過非如他賊相擾能四出為亂近則出至南安南康大庾諸邑遠則出至南雄韶州管下纔有所得即便歸峒正如鼠狀不敢離穴雖然不能為亂而常足以致亂如前此百丈平固之賊則由黄十五之變窺見郡縣奔命之勞因為投隙抵巇之舉區區謂當置一軍寨且以千人為率屯於諸峒出入

必由要衝之地專一教練防把伺其來則勦之彼必不
敢輕犯彼若從他蹊旁出則我軍入鬬其穴亦必不敢
輕出聲勢既張姦謀自息所有置寨去處一面參酌士
民公言踏逐緊切去處討置起造供申　一置寨軍兵
不須別有調遣照得本司昨置大傳石龍兩寨正在峒
中平坦之地古城一寨正在南安縣下始基於王金部
涔終成於趙寺丞汝讜初申朝省行下寨官係本司辟
差材武人寨兵不許承受差使不許調遣移戍專一在

寨教習事藝自立寨之後十年之間峒寇有所憚而不作只緣中間有失初意調三寨兵出防鹽子為賊所窺打破三寨而舒慶二黄十五之變相繼而作以此見得近峒處不可不為彈壓之備利害甚明今來三處舊寨未能頓復三寨兵額且闕其半見已一面招填取足外餘就本州禁軍吉州强勇軍瑞金武雄軍會昌强勇軍及諸縣土軍内酌量抽差更番屯戍　一贑州禁軍額管若干人廂軍額管若干人今來共闕若干人所有見

在廂軍盡充厮役而壯城禁軍仍為諸廳占破幹官廳有占至百十人者平時不識教閱緩急調遣不行令來盡占前項廂禁軍缺額填刺雖足壯城廂軍並皆要及等伏强壯人却發廂軍下諸官廳照合得人數外所有禁軍並與押回各歸營壘免有役使得養息筋力日習事藝若將來禁軍有缺額仍就壯城廂軍中揀選陞刺庶幾更番山前可以倚仗

一贛州管下如寧都有城舊為賊人巢穴處及南安峒中多有隨賊出草有過無

歸不齒於鄉里之人與夫單身鹽子被罪逃軍打把弓
手等人身手可用無所顧藉出入林峒伺隙喜亂誘脅
良民唱呼生事皆由此曹令來招填贛州廂監軍本司
三寨兵除刺子弟外仍榜下諸處許前項人並來應募
更不問所從來等第揀刺可以收羅田野拳勇生事之
夫而軍伍獲趫捷有用之卒實為兩便　一昨來陳寺
丞申請令會昌縣知縣以軍使禁衛欲招戍兵數百人
彈壓鹽子昨來本縣止招到一百餘人在縣屯戍令契

勘會昌雖是鹽子路頭然千百為羣皆從鄉落往來間有警急此百人者安坐縣中救援無及且彼衆我寡未見其足為損益除已別商議措置鹽子一項外今欲抽差上件軍分前來山前更換移不用之兵於有用之地委合事宜從令任王臬年滿後所有會昌軍使免令知縣繫銜 一南安峒中前是赤水足袍之民憑負險阻怙終喜亂然非六保水路諸峒之人與之附和亦不敢輕有動作訪聞六保水路峒丁多欲安靖以保家室各

家以栽種薑蘋為生前日傳元一之徒迫脅六保之人拔其薑蘋强之從亂而不肯從亦見其間非必盡無忌憚如隅總等人實為官司臂指雖未必盡皆忠實要亦自有知義自愛家温有顧惜者官司平時以恩意固結有事以賞罰激勸則峒中動息纖悉可聞或使之彈壓不肖調娛間隙或使之擕間賊徒捕斬兇渠恍以使之必可得力已行禮請有家資識道理者前來本司諭以德意及行下根刷諸峒隅總姓名各與換給新帖責令專

一督察姦邪彈壓鄉保凡有峒丁生事萌芽之初便仰先將姓名具申一面解散如或不悛即仰便宜結約毘近隅官都保將生事人捕解或有拒捍許令從長區處如功狀顯著並當厚加犒賞或申朝廷補授官資元有官資别與陞轉　一近年峒民習見官司招安之利偶有争鬬因至讎殺犯罪難逃便欲出闗集衆出草生事然行闗揭旗或取其鄉有讎之家或捉押愚蠢單獨之夫出名為首迫脅起事其用心以為官司若欲窮捕則

禍歸主首之人若欲招安則可推出以嘗試官府而其中實專進止實行關集之賊遂可免禍得利今來榜下諸峒苟有仍前生事之風仰鄰近諸隅密切速具首謀寫關行關人姓名飛申官司勒捕須要獲的實首謀等人方與休息或徒黨鄰近隅總能用計捕解能自斬戮前來斷與厚賞補官定不容妄攤假名為首人出官指掩以圖休息庶幾有以破姦宄之謀絶希覬之念　右措置關防固當隨時酬應而大槩須從此數者為先除

已一面施行外謹具申尚書省樞密院伏乞指揮劄下
以憑遵守

申省措置峒冦狀

恭準省劄備奉聖旨令某將帶提刑司職事時暫前來
吉州任責措置討捕湖南鄷縣殘破吉州永新安福兩
縣賊徒務在目下勦蕩凈盡除已尊禀回申外照對鄷
冦發作只因縣令陳東義者科歛苛刻致失人心姦民
喜亂遂借斷治划船不平事為名鬨集徒黨越境刦掠

亦有無行止士人從而教揉作為詩賦遍貼鼓惑凶暴
隨之其徒日衆吉州兵少應援不及永新安福被其禍
當來湖南若因其出峒早作措置以殲其後亦不至猖
獗如此本司以吉州一壁係屬帥司調遣深恐相去遼
絕不能及事聞警之初亟調本司所有三寨任田等處
軍兵委將官黃正已趙雄前去策應其間事宜亦節次
具申朝省今來張總管之兵既至雖勦逐得捷而其徒
或出或没又有畀睨龍泉太和等處日有急報南安諸

峒自向來招撫後峒丁讎殺時有嘯聚至五七次近者
傳元一一項聚至數千人幾至出草本司亟行撫定幸
方安靜而又許應二彭三五者為見鄷冦猖獗多得財
物婦女回峒乃謀結連通同刼掠公然行鬨作冦許以
虎彭勢彪出名鬨集諸峒不逞之人至四五千人分頭
刼掠今月初十日會於上猶城下徑取南康入贛縣界
聲言借路下吉州太和欲合鄷冦本司亟牒吉州張總
管照會仍取回本司所發黃正已趙雄兩項軍兵前向

太和扼斷賊人下吉州路以謀伐賊又牒南安縣權發本司所調池司任將陳仲兩項軍兵急回南康攔截賊人歸路却就贛州見存禁軍內揀選壯勇之人重立賞格調遣衝擊其賊人志不得逞突至西水放火取小路四散歸峒又復生計分頭從龍泉縣界謀犯吉州十四日從羅家峒侵大小黃沙陽村等處又一火駐劄南康管下逼近禾原本司即牒張總管分撥軍馬前去龍泉防捕外其賊人姦謀叵測須合掃蕩擒戮渠魁俾來者

知所懲戒方保後來無事某雖以痼疾發作力丐祠廪
適有寇警已即具申尚書省樞密院自詭任責不敢以
賊遺君父令又准省劄行下令某移司任責措置斷準
省劄行下恐州縣無兵可用無財可支見調淮西招信
軍池司人馬及建寧府泉州左翼軍兵二千人付張總
管總轄且令諸司於見管錢內應副激賞供億之費仰
見廟謀深遠動合事宜某切有區區愚慮條具於後
一伏准聖旨令某移司吉州任責委合便宜區區之見

以為吉州之寇自外而作是皮膚之病也南安之寇自內而作乃腹心之憂也湖寇巢穴在於酃縣越界刼掠若今湖南以重兵臨其巢穴賊人回顧惴不自安或既出而不可歸或已歸而不敢出却從本司調兵為犄角與之夾擊自可集事今南安之寇相繼而作乃在江西接連之路萌蘖之初尤當防遏不可使之燎原以賊人姦謀方窺吉州欲合酃寇萬一遂其姦計則吉州愈難支吾上流郡邑必將震動以吉贛事勢緩急計之只當

且就贛州調遣措置為便向使無南安峒丁之變在某當即日就道便為吉州置司之計今南安項洞方殷迫近贛州在某當量緩急隨宜制變乃無失策見今已給格勵隅總安輯諸峒以孤賊勢密設方畧必擒賊首庶幾峒民安業不至相延而起外牒張總管提兵於永新龍泉兩路嚴為防把以塞鄙寇來路却俟朝廷所調諸處大軍之來别具事宜討捕　一曰今吉州兩縣既破他邑皆為防禦之備財賦所入必虧無以連年兵盜相

仍餽餉盡仰給於吉州委是事力空匱而贛之創殘未復賦稅失陷至仰榷酤以供助軍須某到任痛加撙節半年所儲數日調發已覺素手兩郡並罹盜賊之禍決難應辦今准省劄令諸司以見管錢物那兌支遣別與出豁但彼此司存渙散難一少有扞格便有乏興之患不若從朝廷劄下本路轉運司專一應副糧餉一事如激賞等用乞從朝廷科降銀會或指定州郡如袁州臨江軍無為州建昌軍等處截撥綱運錢數發下應副支

遣方免失事　一用兵之道賞行貴速激厲戰士及隅
總等人須得眞命告身有功即與書填欲望朝廷科降
承信郎三道進武校尉進勇副尉各五道副尉各十道
在某决不敢以名器假人以布私恩俟立功書填即行
具申未用者當置籍抄具實數申密院照會　一軍前
使喚非素知其人可以倚仗者實難委用欲望朝廷特
降指揮容某時暫選辟事已不敢援例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監生臣沈　霽

謄錄監生臣張大同